

潘
楊
柳

支海民◎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杨柳 / 支海民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513 - 0141 - 1

I. ①潘… II. ①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756 号

潘杨柳

作 者 支海民

责任编辑 陈 昕

封面题字 李小龙

封面设计 张亚荣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318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141 - 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100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0
第三章.....	126
第四章.....	191

第一章

—

柳家庄跟千百个农村没有什么两样，蓝蓝的雾岚罩着墨绿色的山庄，村道上老牛迈着沉重而老练的步伐，低矮的茅屋上长满苔藓，伞盖似的槐树上喜鹊筑窝，老人们圪蹴在阳墙底下捉虱，敞胸露怀的妇女们坐在碾盘上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编闲。日子在不经意间溜走，昨天跟今天一样，今年跟去年区别不大。村头的土坟在一年年增多，毛驴驮来的媳妇们不断把新的生命繁衍，粗瓷碗里的糙米杂菜使生命得以延续。人们没有奢望，谁也不会将这苦涩的日子改变。

年关到了，生产队杀一头年猪，每家分得窄窄的一绺，家家锅里飘着肉香，老人孩子们脸上显露出少有的满足。新娶来的媳妇进了洞房以后，村人们会美美地吃上一顿羊肉。羊是从生产队羊圈里拉来的，生产队长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家娶媳妇生产队都会送一只羊，但不是白送，得扣新郎倌五百个工分。就这，小伙子们也乐意，一个工值几分钱，管屁用！

队长柳金贵的千金柳茹在县城读高中。一同上高中的还有村里的两个后生，一个叫杨学武，一个叫潘明鹏。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的指引下，三个一心想在外边闯世界的年轻人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村中。虽然肚里没有几滴墨水，但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到底与众不同，三个人常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慷慨激昂地谈论着各自的抱负。他们看不惯村人们的慵懒和散漫，发誓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番。

偶尔，在大脑某个忽明忽暗的角落，会有一些资产阶级情调涌出。有时，杨学武或者潘明鹏会对着柳茹日渐隆起的胸脯发痴，贼眼溜溜地瞄一眼姑娘红红的嘴唇白皙的脖颈。村里人都穿家做的布鞋，一双平绒面料的塑料底鞋居然能显出姑娘的超群和与众不同，凡立丁裤子勾勒出姑娘丰腴的臀部，绿色的确良面料的军用上衣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尚，领袖像章恰到好处地别在姑娘胸前隆起的部位上。姑娘早就读懂了杨学武跟潘明鹏的眼神，她觉得他们二人都不错，跟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亢奋。真要让她在他们中间选择一个，她还真难选择究竟跟谁。于是，姑娘玩起了等距离外交的游戏。她对他们的每一点苦恼都表示同情，每一个细小的想法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带着夸张的兴奋接受二人一些细小的关怀，神秘兮兮地说一些令二人心惊肉跳的话语。柳茹曾经悄悄地告诉潘明鹏，当队长的爹正托人给她在城里找对象，惊得小伙子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睡觉不香。柳茹曾兴高采烈地对杨学武宣布说，她那个在外当兵多年的表哥来信了，要接姑娘到兵团做工，那里耕地不用牛，点灯

不用油，吃饭进食堂，穿衣发军装，吓得杨学武像发摆子一样浑身发抖：真的？啥时候走？

秋天，柳茹爹托人给柳茹在公社卷烟厂找了一份临时工，月工资十八元。——就这，也比在队里干活强许多。到公社拉化肥的牛车捎走了柳茹的铺盖卷和生活用品，吃得满面红光的公社刘干事推着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向柳队长握手道别，柳茹一抬腿斜坐在刘干事的自行车后坐上，一只手搭在刘干事的肩头，自行车蛇样地扭了几扭，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前行。间或，刘干事回过头对姑娘说着什么，姑娘格格地笑着，空旷的田野里响起了一串银铃。

潘明鹏跟杨学武站在玉米地里拄着锄把，心情复杂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柳茹走了，潘明鹏和杨学武一下子感到无所适从。充满激情的岁月，人的思维变得扭曲。革命横扫了牛鬼蛇神，却无法禁锢人们思维的心灵，有根的植物授粉结实，无根的动物交配繁衍，主宰万物的神，赋予人类思维的功能，除了交配与觅食之外，会思维的人还会干两样事：创造财富和发动战争。财富靠芸芸众生去创造，战争却是统治者们的专利。无数次战争演绎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也创造出无数个众目瞩目的英雄。柳家庄有个白起冢，白起冢上有幢白起寺，相传秦国大将白起曾在这里屯兵习武。登白起冢举目眺望，纵横交错的沟豁将黄土高原撕扯得七零八落，如网的田间小路连接着周围几十个村庄。这里的臣民曾是白起将军的属下，将士们征战六国在这里驻脚，战袍上浸透着杀戮百万敌国兵勇的血渍。历史无考，谁也辨不得真伪。方圆百里的百姓却对白起顶礼膜拜，滔滔不绝地谈论白起坑赵卒四十万的伟绩。“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喜欢赵人怨。”

谁也没有预约，却好像息息相通，落了第一场冬雪的早晨，柳家庄最有才华的两个年轻人在白起冢上不期而遇。

白起冢上仅存一些残壁断垣，还有仰卧在草丛中的石羊石马。历史学家已无数次将这里翻耕，任何一点值得研究的瓦砾都被带走。杨学武潘明鹏在石羊石马上坐下。小潘掏出一包烟，九分钱一包的那种。递给小杨一支，划根火柴点着，默默地抽。

杨学武祖籍河南，潘明鹏老家四川。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父辈们携儿带妻一路乞讨，相继在柳家庄落户，柳家庄地广人稀，随便在那条沟里刨土下种，秋后总能收获三斗五斗。

两小无猜的年月，曾经光着屁股在河里捉螃蟹，肚脐眼对着肚脐眼顶牛，捉住小鸡鸡比赛，看谁的尿绳更高更远。眨眼，风吹草长，娘手里鞋底的尺码在一圈圈放大，去年苦住屁股的汗衫今年却露出肚脐眼。两人像吃了化肥一般疯长，一个蹿到一米八，另一个长到一米七八。不过，个子稍低的潘明鹏看起来比高个子杨学武壮实，都是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威武。潘明鹏胡茬脸，肌肤微黑；杨学武头发稍稀，脸上白净。两人都参加学校篮球队，精湛

的球技总能博来场外女生略带夸张的喊声。武斗升级的岁月，双方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宝贝儿子有闪失，把两个一心想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伟大领袖的“英雄”锁在家中。

雪压云低，漫天白絮，俯看不远处白雪覆盖的山庄，倒也生出一些温柔的冲动，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童年，妈妈的眼神永远是那样动情，长辈们骂着诨话互相取笑，年轻的哥嫂们燕子窝泥般经营着他们的小屋，日子安详，似潺潺流水，老牛舐犊。

谁都能猜到对方的心思，谁都不愿先开口。假如没有可恶的世界地理，他们谁也不会知道地球是圆的，也不会知道地球上有一大洋七洲。知道了世界上有一大洋七洲的小杨小潘们不会甘心柳家庄的土地将他们的双脚禁锢，总想到外面世界去看看，去闯闯，去体验另一种生活，实现另一种梦想。

终于，小杨抬起头，有意无意地问：你最近见到柳茹没有？

小潘带着一种轻佻的口气回答：没有。

其实，前不久，在公社革委会门口，小潘遇见了柳茹。姑娘脖子上围巾艳红，红格子棉袄，毛哔叽裤子，热情中带着轻佻的夸张和炫耀，跟小潘拉呱了几分钟，抬起手腕，亮出明晃晃的手表。一声嗲叫：唉呀，马上迟到了，对不起，改天再谝。说完，夹风带火地走了，半高跟的皮鞋敲打着砖铺的路面，发出节奏强烈的回旋。

小杨倒是诚实一些：我倒是看见柳茹了，穿着皮鞋戴着明晃晃的手表。

靠她每月挣那几个钢蹦儿，买只表带差不多。小潘一脸不屑。

多半是那个干部爷送的。

说不定是公社刘干事给买的定情之物。

.....

提起柳茹，两人心里都隐隐作痛。曾经在一起玩过“老鹰抓鸡”、“娶媳妇。”曾经那样孱弱、怕羞，一手牵着小潘一手牵着小杨走在上学的路上，雨天心甘情愿地爬上小杨小潘的背，让他们驮着她走。篮球场上小杨小潘龙腾虎跃，篮球场边柳茹热情地喊叫和拍手。眨眼，姑娘栗色的瞳仁里少了童年的天真，瞅人时总是带着撩拨和挑逗。不用智者点拨、仙人指路，三个日臻成熟的心灵都在互相感悟着对方，三个年轻的躯体都在积聚着力量。柳茹最清楚两个小哥哥的心仪，每每想到小杨小潘对她的种种关爱，便心如撞鹿、脸似烧炭，全身溢满幸福感。

此刻，雪地里飘来一簇红梅、一团火球。走近了，竟是柳茹。小潘小杨瞪大了眼，大雪天柳茹跑上山，找他们做甚？

姑娘没有半句寒暄，从棉袄兜里掏出两张表格，递给小潘小杨：征兵的来了，住在公社。

你俩填好表后先到公社让人家目测，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

对于农村小伙子来说，当兵是他们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可是全公社一万多人口，只有两个征兵名额，那么多关系后门，那么多人杰精英，就算一切都能过关，谁能保证他们两个都去？

公社篮球场上，前来验兵的各村小伙子们玩起了篮球。小杨小潘高超的球艺、威武的雄姿让前来接兵的薛连长为之动容。他跟公社武装干事说，假如一切过关，这个公社就他们俩去当兵，定了。那天下午，薛连长自掏饭票，为小杨小潘在公社食堂买了一碗烩菜、半斤蒸馍。

穿上草绿色的军装以后，小杨小潘又回村住了一宿。听完了爷爷奶奶舅舅姑姑姨姨爸爸妈妈的忠告以后已是深夜，柳茹约小杨小潘来到村当中的大槐树下，寒夜里刮来凛冽的北风，姑娘哈了哈冻僵的手，从挎包里掏出两个笔记本、两本红宝书、两支钢笔，分别送给小杨小潘，然后瞅定他俩，说：你俩谁穿上四个兜的军装（提干），我就嫁给谁。

那是公元一九八六年的冬天，大街上锣鼓喧天，伟大领袖的又一最新指示颁布。

二

坐在闷罐子火车里走走停停，尿憋了，推开闷罐车铁门，把家伙伸到外边，一泡尿洒湿了十里征途。西出嘉峪关，戈壁滩上朔风带着尖刺的哨声。有兵后悔了，在哭。火车有气无力，像一条受伤的巨龙，停在车站上，大口喘气，低吼；呜——抬上开水一桶，每人分得一小茶缸，吃袋子里装着的面饼，四天四夜，新兵们被火车驮到新疆大河沿。

在大河沿吃了一顿蒸馍白菜炖肉，坐上汽车，在沙雾弥漫的石子路上颠。库车、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第七天，车到叶城停下，住在红柳编的沙窝里，开始新兵训练。

连队开饭了，吃包子。一口气吃了八个，摸摸肚皮，仍然不饱。新兵蛋子怕啥？有人在骂：操蛋，啥鸡巴包子，跟卵似的，老子还没吃饱。炊事班做饭的一半老兵一半新兵，有兵不服气，操把菜刀站在炊事班门口，一只手插腰，立眉横眼：美国佬的原子弹大，吃去呀！

我把你个河南蛋！

我把你个陕西冷娃！

排长过来，把两个兵分开：把你俩在新兵连的表现写进档案里，带到老连队！

这句话最威严，能把新兵蛋子吓傻。“河南蛋”跟“陕西冷娃”害怕了，相互间做起了检查。

是我不对。

是我不好。

在新兵连训练了一个月，小潘小杨一起被分到薛连长的老连队，原因很简单，他们会打篮球，薛连长是一个篮球迷。

住进了正规的营房，伙食比新兵连强多了，吃饭不再限量。最具诱惑力的是每个月十二块钱津贴，比内地平原兵多一倍，兵们领到钱后全都存入银行，只留一两块钱零花。几年兵当下来，加上复员费，四五百块钱积蓄，回家后，娶个俏姑娘。

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稍息、立正、齐步走；缺口、准星、靶子，三点一线；突刺——刺！五十米刺刀见红。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当个小排长……行政二十三级、四个兜军装、六十二块一毛六薪金……这里条件最艰苦，待遇全国陆军最高，好好干，入团、入党、提干部都比较快。老班长领着大家“斗私批修”以后，又用另一种方式，点拨顽固不化的新兵。

七月，戈壁滩上骄阳似火，沙窝里刨个坑，埋只馕进去，只一会儿便烤得焦黄。维族老乡拉来的毛杏，两毛钱能买一军用桶；一公斤子弹壳能换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有人吃了老乡的哈密瓜打欠条，维族老乡拿着条子找到团部；晚点名指导员拿着维族姑娘写给九班长的情书，读：五月十七天，man（我）的看见了，很高兴……

革命大熔炉里，有人百炼成钢，有人经不住资产阶级诱惑，变成渣滓被清除。

老兵油子却在私下议论：九班长的鸡巴，有福。

每天杨学武潘明鹏打开笔记本，便会看到柳茹在对着他们微笑。细心的姑娘在送二人笔记本时，没忘记在笔记本内贴上姑娘的玉照。一股清泉滋润着小伙子们的心田，沉浸在妙曼甘甜的回忆里，心里便在互相比较劲：为了柳茹，他们要把一切做得尽善尽美。夜里站岗，胸口贴在柳茹姑娘的脸上，胸腔内便有一股激情荡漾；柳茹妹子，安心睡吧，兵哥哥为你站岗，不怕美帝苏修豺狼！

戈壁滩上打靶，两只眼睛擦得雪亮。九发子弹，九十环，薛连长过来，在杨学武胸前捶一下：小伙子，打破世界纪录了。傻样！

有人气红了眼。手榴弹扔出七十米，双手插腰，赌气似地，仍嫌不远。班长说：小潘，破全师纪录了。爽！

“我们的北边：苏修；我们的南边：印度。同志们，我们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战争像一把利剑悬在我们头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解放战争我们这支队伍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中印边境反击战又立下赫赫战功。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教导员在中印边境反击战中失去左臂，讲话时慷慨激昂，富于煽情。

在叶城基地训练了一年以后，全营将士整装待发，到冈底斯山守防。

“下定决习，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全营战士高喊着领袖语录，同仇敌忾，众志成城。

排长仔细检查每个战士的装备，告诫没有上过山的新兵：海拔 4000 米以上，高山反应强烈，头重脚轻，吃了吐，吐了吃，得过半个月才能适应；冬天气温常常零下四五十摄氏度，毛皮鞋已不管用，要穿上毡靴脚才不会冻伤；常年吃不上新鲜蔬菜，巡逻时带着炒面、压缩饼干、各类罐头……

老兵们说，他们把汽车开到扎达县时，整座县城只有几十户人口，藏族老乡抱来一抱干草喂汽车，惊叹那么大个活物为啥不会吃草。

新兵蛋子哈哈大笑。

最初两日行军，兵们坐在汽车里歌声不断，欢声笑语。翻过几个冰雪大坂以后，空气越来越不够用。战士们的胸口像风箱般起伏，半山腰凿出的公路像一条长蛇，后不见尾前不见头；抬头看山顶长年积雪，低头看山谷深不见底，总担心汽车刹车突然失灵，掉进万丈深渊粉身碎骨……康西洼烈士陵园埋着中印边境反击战牺牲的烈士遗骨，战士们上山时总要停下来向烈士们默哀，每年，都有新的烈士在这里掩埋，——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恶劣的气候条件。

斑公湖像一颗高原明珠镶嵌在冈底斯山的怀抱之中，湖面上竟然游弋着人民海军的炮艇。老兵们说斑公湖一半归中国一半归印度，国界线从湖中穿过，两国海军常在湖面上对峙，鱼儿却不分敌我，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一路颠簸一路呕吐，到达目的地时早已溃不成军，一个个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山上守防的友军为换防的战友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搁平时，那些饭菜早被战士们一扫而光。现在，谁见了那些饭菜都想呕吐。薛连长强撑着，动员战士们吃不下也得吃，吃饭就是政治任务！有老兵为新兵端来洗脚水，说烫烫脚舒服。可兵们都懒得动，连洗脚的精神都没有。这场面老兵们见惯了，谁第一次上山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潘明鹏有气无力地对杨学武说，过去光知道没饭吃肚子饿得难受，现在才体会到没有空气吃简直要命。杨学武嘴一张一合，潘明鹏贴耳细听，原来他在念一段领袖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下山的汽车把守了一年防的老兵拉走。明年这个时候，又会有一批战士上山来换防。

稀薄的空气慢慢被肺部适应。每天早晨迎着太阳面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胸中便

涌出一种感觉：神圣。冈底斯山的夏日景色迷人。山顶积雪长年不化，山坡山谷绿草成茵，山鹰在头顶盘旋，牛羊在山坡吃草，天空蓝得纯洁，强烈的紫外线把人的皮肤晒得黝黑，藏族牧民的糌粑和酥油茶同样叫人回味。山间小溪里流淌着数不清的柳叶鱼，只有一寸来长，顺便捞些回来，油锅里一炸，味道爽口鲜美。十块钱买一只四十来斤重的山羊，燃着的牛粪喷着蓝色的火苗，把整羊架到火上去烤，一边烤一边撒些盐面、调料，战友们每人拿一把小刀，把那些烤得半生不熟的羊肉割下来往嘴里填，一边吃着羊肉一边骂着诨话取笑。

有东西丢在路上，藏民们会在那东西的周围画圈，绝不拿回家。

藏民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一个排长偷偷跟一个藏族姑娘好上了，两人可能按捺不住，偷偷地干了那种事情。藏民们知道了，敲锣打

鼓，载歌载舞，来到驻军营地表示庆祝。刚穿上四个兜军装的排长被迫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地方。

兵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秘密。有家书来，轮流看；未婚妻寄来照片，分享。在男人的世界里，天上飞过一只鸟儿不知道公母，对女同胞的思念便成了大家共同的欲望。兵们的床单上，印满了大大小小的“地图。”有兵攥着未婚妻的照片看呀看，把衣服看破，看到了肉里头。

杨学武潘明鹏的秘密，自然躲不过兵们的眼睛，大家审贼一般：怎么一个姑娘，你二人共用？

杨学武憨憨地笑：我们是同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份上。

潘明鹏却受不了，攥紧了拳头在兵们的鼻子前晃动：谁再胡说，铁拳伺候！

连队开联欢会，大家都唱，唱革命歌曲，大家都演，演《老两口学毛选》、《北京的金山上》、《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潘明鹏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吹了一曲口哨：《九九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爱上了小英莲……有人听出来了，便喊，不准传播资产阶级情调！

检查！一遍又一遍。深刻，再深刻点！狠斗“私”字一闪念。

完了。杨学武入党了，潘明鹏还没入团。

柳茹来信了。

潘哥：杨哥来信说他入党了，你入了没有？

杨哥：潘哥说昆仑山上的雄鹰比羊还大，是不是真的？

部队上就这一点放得开：可以鸿雁传情。

于是杨哥潘哥都给柳茹写信，想得咬牙切齿，爱得粉身碎骨。

杨学武同志当班长了。

杨学武同志进步很快。

不久，连队命令杨学武同志带领七班战士到马蹄山守卡，杨学武同志找连长谈心：连长，把潘明鹏同志调七班来吧，我们一帮一、一对红。

马蹄山脚下的崖石上，有一处硕大的类似马蹄的印痕，相传唐僧西天取经路过此地，龙马在崖石上留下蹄印。参谋们的军用地图上，标明那一处哨卡是五五零零高地。三间石屋住着一个班九个战士，碉楼式的哨卡开着两个瞭望口，一个瞭望口供哨兵瞭望，一个瞭望口架着望远镜，透过望远镜能看清数公里外印度哨兵的活动。听说当年修哨卡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战士们蚂蚁搬山，硬是把一袋袋水泥扛上山顶，工兵们吸着氧气开凿石料，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哨楼。离哨楼二百来米，建一地下储备库，储备库内备足弹药、食品、煤气、氧气、焦炭，哨楼内焦炭取暖，煤气炉上高压锅做饭，战士们站岗放哨，隔段时间要吸一次氧。

七班除过守卡放哨，还要担负数十公里边境线的巡逻任务，三个人组成一个巡逻小分队，今天朝东，明天朝西，跟友邻哨卡的巡逻兵碰面后返回。

不用早请示，晚汇报，不用天天练，天天读。每天早晨在哨卡前升起国旗，全班战士举手敬礼，朝阳把积雪染红，红雪莹莹之中山鹰站在裸露的山崖上守望，偶尔，成群的野马、羚羊在视野里出现，匆匆消失在峡谷之中。扯一片云含到嘴里，甜滋滋的感觉涌上心头。红日像一个害羞的少女，有雾在山间伸展、升腾。

天地间显得和谐、宁静。转瞬，风磨快了牙齿，推着沙石走，虎啸狮吼，无数恶魔悉数出笼，搅得天昏地暗，漫天飞雪倾倒而下，银装素裹，满世界一片洁净，气温聚降：零下四十摄氏度。

三

如果有人问柳茹：人生中什么时光最值得留恋？柳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儿时的回忆。

光着屁股在河里戏耍，男孩子把小鸡鸡捏在手里，比赛着谁尿得更远，柳茹流着眼泪跑回家，扑到妈妈怀里撒娇：人家的孩子都长着小鸡鸡，她为什么没有？

背着妈妈缝的书包去外村上学，新做的布鞋把脚趾头磨破，坐在地上起不来。小杨哥哥把她的小脚揽到怀里，一双小手轻轻地搓。将唾沫抹在伤口上，问：还痛不？

分座位时跟班主任老师闹别扭，硬要跟小杨哥哥分在一起。惹得全班小学生一阵哄笑。柳茹却双手捂住小脸，不停地哭。

坐在沟畔上双脚不停地晃动，看小杨哥哥小潘哥哥掏雀窝。哥哥们把雀蛋揣到怀里故意逗她。要她叫“哥哥”，叫一声哥哥给她一颗。她小嘴嘟起，脸憋得通红，故意不理小杨小潘，害得小杨小潘把柳茹一阵好哄。

饥饿的年月爹当生产队队长，妈蒸的糜子馍柳茹上学时总要多拿几个，上学的路上分

给小杨小潘吃，看着两个小哥哥的馋相，柳茹忍不住心里直乐。

渐渐地姑娘的胸脯丰满起来，脸上的潮红褪去，双颊变得苍白，眉毛长黑了，眼睫毛扑闪着，像蝴蝶在花丛中纷飞，羊角辫变成披肩发，瞅一眼让人心悸。柳茹开始悟得男女之间的区别，再也不会赖在小杨小潘的背上，让他们驮着她走，也不会拉着小杨小潘的手，让他们给她掏雀蛋。姑娘的心里，萌动着一种更加隐秘的情愫，开始时显得模糊、懵懂，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总让人捉摸不透。偷窥小杨小潘膀子上长出的腱肌，一种从未有过的心悸会使姑娘脸红，看新郎倌满心喜悦地把新娘子从驴背上抱下来，她终于明白了，总有一天妈妈也会给她盘头……

爱情这个字眼不再显得陌生，而是越来越诱人，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和一种难以尽述的温馨。似小鸡出壳，花蕾吐蕊，总叫人遐思无穷。柳茹曾经把其他男孩跟小杨小潘比较，总觉得小杨小潘比那些男孩更优秀。她越来越喜欢跟两个小哥哥在一起，他们的爱好就是她的爱好，他们憎恶什么她同样憎恶。枯燥的日子有了爱情的添加剂，那日子会变得丰富多彩。有时他们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事，有时却在偷偷传阅一本禁书。唱起革命歌曲来抑扬顿挫，无人时却哼一些爱情小曲。

早晨醒来揉揉眼，正在回味昨夜的梦。窗下有人吹起了口哨：《九九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爱上了小英莲。柳茹姑娘莲藕似的双臂伸展，做了个展翅欲飞的动作，好似谁把多年的老酒启封，浓浓的醇香使人飘然欲仙。她知道谁来了，故意赖在被窝里，等小伙子敲门。

小杨小潘却站在窗口，用舌尖把窗户纸抵湿，戳一个小洞，贼眼溜溜地偷窥姑娘的睡姿，柳茹迅速用被子蒙住了头，躲进被窝里窃笑。

小伙子们像犯了滔天大罪，面面相觑。他们不敢在窗口久停，负罪般落荒而逃。重新见面时两个小哥哥像做错了什么事，慌乱而内疚。

柳茹姑娘非常开心，故意说些反话，撞翻了两个小哥哥情感的樊笼。两人逗急了，诅咒发誓。柳茹姑娘收获了一大堆硕果，无人时慢慢盘点，尽情享用。

柳茹是妈妈的掌上明珠。父亲却把她当做招牌，待价而沽。弟弟柳乾是家里的霸王，愚顽而蛮横，好像他老子当了皇帝，他就是龙子。村里的伙伴见他远远地躲着，只上了小学三年级便被学校里开除。妈妈回娘家时父亲把人家的媳妇领回家调情，柳乾站在门外替父亲放风。刚满十二三岁便把人家女子娃压在草坡上施暴，那户人家慑于队长的淫威，只得忍气吞声。

妈妈在迅速变老，看人时蒙着厚厚的眼翳。年轻时妈妈最漂亮，脸颊上两只小酒窝是那样的迷人，两根又黑又粗的辫子随着腰肢的扭动左摆右摆，刘海儿一双毛眼妩媚动情。想不

来那样漂亮的妈妈为啥拴不住父亲的心，由着父亲在村子里乱整。只要谁家的媳妇稍微有点姿色，一般都逃不出父亲的掌心。妈妈对弟弟有点漠然，唯独看柳茹时眼神里充满柔情。妈妈不反感柳茹跟小杨小潘相好，对两个小伙子寄以同样的关爱，小杨小潘在柳茹面前总是显得拘谨，对柳叔的恶习早有耳闻，他们除了对柳叔表示一点点蔑视以外一无所为。柳茹却毫无察觉，也无人在姑娘面前揭露父亲。她对父亲的爱和对母亲的爱一样，朴素而纯真。直到有一天，父亲让她穿戴整齐，带她去县城，说好要替她找工作。在县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造反起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她图谋不轨……姑娘夺门而逃，连夜跑回了村，关起门来怔了两天神，第三天见到小杨小潘时仍然谈笑风生，不露声色。姑娘把巨大的痛苦埋在心底，任其漆落彩剥，风蚀虫蛀，她不愿给他们之间的友谊罩上阴影。

公社刘干事受副主任之命到村里招柳茹到卷烟厂做工。刚干了一个月姑娘便领到一只手表一双皮鞋，卷烟厂厂长给柳茹发那些东西时显得神秘，他告诉姑娘那是卷烟厂发的奖品。粗心的柳茹都不细想一下为啥奖品单发给她，爱炫耀爱面子的虚荣攫住了姑娘的心。识破那些阴谋时小杨小潘已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姑娘把苦果一个人独吞。

初冬的小雪天一晴就化，路上结着冰碴子，湿滑而泥泞。县革委会的北京吉普车碾碎破冰而来，开进了公社革委会大院。副主任下车跟公社主任握了握手，然后直奔小刘屋内。小刘从卷烟厂把柳茹叫来，然后知趣地退出，掩上了屋门。副主任显得那样迫不及待，他说他老婆死了，想娶柳茹做“革命伴侣”，还说手表和皮鞋是他替柳茹买的，问柳茹穿到脚上戴到手上可否舒心，紧接着就把柳茹硬往床上按，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这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柳茹几乎什么都没有去想，抡起右手狠狠地朝那张丑陋不堪的脸上扇去。门被从外边闩上了，姑娘打开窗子逃了出去。

从那以后柳茹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成见，那成见由于妈妈病情的加重越来越深。老中医提着药匣子跟在柳茹后边，鹤发仙骨，银髯飘逸。柳茹推开屋门时妈妈靠在被子上闭目喘气。老中医不动声色地为妈妈诊完脉，捻须沉思，开出一张药单，提起药匣子打算出门。柳茹叫住了老中医，颤着声问：我妈究竟得了啥病？老中医犹豫了一下，招招手把柳茹叫出了门。

——你妈得的是心病，叫做气郁攻心。肯定是精神上受到了打击。大夫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开个药方试试。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做儿女的，要多替妈妈宽心。

柳茹从那间独屋里搬出来，跟妈妈住在一起，替妈妈煎药、做饭、洗衣，想着法子寻妈妈开心。妈妈竟奇迹般好了，眼翳慢慢褪去，看人时也不那么呆滞，有时还会提上菜篮子，到自留地扯些青菜回来，扫扫院子，喂喂鸡猪，妈妈做活做惯了，一好起来便闲不住。只是好多年不理父亲，同在一屋住，形同路人那么陌生。

小杨小潘当兵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手扶拖拉机从公社接回村三男四女七个北京知青。北京娃初来山村时觉得一切都很新鲜，看小鸡觅食、老牛耕地、骑在驴背上怡然自得，抱只小狗到邮局，要邮局将小狗寄给父亲……新鲜的日子过去，思家的欲念常使那些知青们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吃不惯山村的糜子馍，玉米糝糊汤让知青们看着烦心，写信让爸爸寄来二斤饼干，当做宝贝珍藏起来，嘴馋时拿几片嚼嚼。村里的孩子们手指头含在嘴里看大哥哥大姐姐吃饼干，嘴角流着涎水。女知青们起了恻隐之心，拿出几片饼干分给那些孩子，像朝廷命官赈济饥寒交迫的子民。孩子们尝到饼干的香味以后，把知青们住的地方围成了铁桶阵。

有一天公安局的警车开进村里，弟弟柳乾被五花大绑塞进警车，车后卷起一股烟尘呼啸而去。柳茹从惊愕中清醒过来，赶忙过去把妈妈扶住。妈妈反倒过来安慰柳茹：孩子，这就是命，认命吧。原来，刚满十五岁的柳乾竟然半夜里去撬女知青的门，被知青们告到县上。

弟弟柳乾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父亲被从生产队长的位子上撸下来，撸下来的父亲一下子变得苍老，像卸了套的蔫牛。白天蔫头耷脑跟在社员后头去上工，晚上回来躲进小屋足不出户，旱烟袋的火星一直闪到深夜，袅袅烟尘从屋里漫出来，在半空中飘散。他该不是为过去的行为而忏悔，抑或是怀念当队长时的风光？有天夜里父亲终于从那间小屋里走出来，加入到摸纸牌老人们的行列，整夜整夜地赢那些分币。中午收工时顶着烈日在自留地除草，逢集时买头老母猪回来，几个月后又挑着猪崽到集市上去卖，换回一些油盐酱醋，为母亲扯回几尺布料做上衣，过节时杀只老母鸡炖烂，看着母女俩吃，自己却很少动筷子。妈妈吃着吃着停下了，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起身而去，在小卖店里为父亲打回二两老酒。懂事的柳茹把父亲的被褥从独屋里搬出来，跟妈妈的被褥叠在一起，自己重新搬回了那间独屋。

四

邮递员的自行车在村口停下，从邮包里掏出两封信交给柳茹。那些日子柳茹老在村口张望，心存期待和奢望。那种期待终于有了回报，姑娘把来信紧紧地捂在胸口，左瞅右瞅无人，才放心大胆地看信封上的字。一封信写着“柳茹同志收”，那是小杨的笔迹，字体工整，循规蹈矩，犹如其人。一封信龙飞凤舞，写着“柳茹亲启”，小潘的性格跃然纸上，显得豪爽，放荡不羁。柳茹不愿在旷野里把信打开，生怕风把信的内容偷窥，她也不想回到小屋独享挚友亲情。神差鬼使她爬上了白起岭，在三人一同纵论天下事的地方，把两位兵哥哥的风采一览无余。

信的内容一般，没有丝毫爱的表露，只是说坐了几天火车坐了几天汽车到了什么地方训练学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立志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祖国此致革命的敬礼，等等。

柳茹却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新的内容，小伙子们在争相表白，绝不在当兵期间碌碌无为，他们要用青春谱写一首赞歌，让家乡的山丹丹花开得更加艳丽……请接受军人的敬礼吧，军人的敬礼神圣无比……一曲旋律在姑娘的胸中回荡，姑娘面朝小杨小潘当兵的方向，唱起了《九九艳阳天》，风呀请把我的歌声捎上，捎到那遥远的新疆，新疆有我朝思暮想的……情郎。柳茹突然捂住脸，羞怯使她的双颊灼伤，幻觉中她肋下生翼，飘飘然飞向了远方——请记住今天的日子，今天，柳茹的生活里注入了新的内容。

生活中有了期待，那日子便过得有滋有味。夏日的中午柳茹溯河而上，来到一个叫做积水潭的地方，河水在这里驻足休养，解除旅途的困乏，然后从另一端流出去，显得欢快流畅。儿时他们常在这里嬉戏，积水潭留下了儿时的回忆。村妇们常来这里洗衣，夏日的晚上收工后一群男人们剥得精光，在积水潭里泡得很晚才肯回家。

柳茹在潭边坐下，潭水里倒映着姑娘俏丽的情影，燕子点水，水面上绽开一圈圈旋纹。姑娘把脚伸进水里，俏脸上漾出甜蜜的笑意。昨天，姑娘又同时收到了小杨小潘寄自新疆的来信，信封内两张照片滑落，一个潇洒飘逸，一个老实沉稳。姑娘把自己关在小屋内，拿出照片细看，兵哥哥的眼神勾人心魂。柳茹把照片贴在脸颊，脸颊上印上了小伙子的亲吻；柳茹把照片捂在胸口，心里荡起幸福的涟漪……积水潭边柳茹双脚打着水面，又拿出小杨小潘的照片细瞄，瞄一眼总能瞄出一些新意。姑娘抬眼瞅瞅，四野里空无一人，一种难以尽述的欲望在姑娘胸腔燃烧，似乎要把姑娘焚毁。她不由自主地脱下衣衫，裸露出白玉般的胴体。她双手抱胸站在岸边踟躇良久，终于禁不住潭水的诱惑，把自己融入积水潭里。水起皱了，水波纹以姑娘为轴心四下里扩散，水面上托着一个神话般的美人鱼。四野里群山一片翠绿，几片浮云停在半空偷窥，太阳害羞了，捂着脸躲进云层。突然，有人吹起了口琴。吹的还是那段耳熟能详的旋律：《九九艳阳天》。似花落闲潭、细雨无声，丝丝缕缕浸入心田，心似水波纹一般起皱。初时柳茹认定那是心声，那旋律已植入体内，每时每刻都会在耳边响起。听得真切了，才相信有人吹起了口琴。整个村子会吹口琴的只有一人，那是康慨，一个清清瘦瘦的北京男孩。父亲因什么问题关进牛棚，母亲挂着牌子扫起了大街。小伙子显得不那么合群，常常独自一人在山坡上独坐，拿出口琴吹上一曲。村里老人们只认得二胡板胡，还没有听到过如此悦耳的琴声。康慨的琴声曾使老人和孩子着迷，有段时间村人们围住康慨，痴痴地倾听康慨吹了一曲又一曲。

康慨肯定看见了水中的柳茹，躲在山坡上的树丛里不愿离去。他可能看柳茹已经看了许久。比起村姑来柳茹超凡脱俗，比起北京女娃来柳茹沉稳成熟。他知道柳茹常爱哼《九九艳阳天》，难得有机会把这一曲旋律给柳茹奉献。柳茹如芙蓉在水中绽放，使康慨生出几多遐

想，没有任何邪念，只是觉得此景如画。该给姑娘献上一曲，不需要回报，不需要掌声，小伙子渴望的是理解和人与人之间纯真的友情。

夏日的乌云大都从西北卷来，转瞬间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砸在潭水里，水面上激起一道道水柱。柳茹先是赖在水里等康慨离去，雨点大了姑娘也顾不得害羞，奋不顾身地朝岸上爬去，雨点打湿了岸边的青草，湿滑的草地落不住柳茹的双脚，柳茹一次次爬上岸，又一次次滑落水中。河水见涨，姑娘的脸上显出了惊恐。康慨过来了，向姑娘伸出了手。

此事村里无人知晓，也不需要张扬和报道。从此后康慨迷上了柳茹，一次又一次把爱情的小诗塞进柳茹的门缝。

——假如我是一艘漂泊的小船，

请允许我在你的港湾里靠岸；

假如我是一只失散的孤雁，

请允许我在你的巢穴里歇酣；

我不需要廉价的怜悯，

渴望获得真挚的情感……

——我从遥远的都市而来，

荒漠的沙尘迷住了双眼；

彷徨中看见了你的小屋，

寒夜里走进了你的心田……

——请不要关上心的窗口，

窗子外阳光灿烂；

请不要拒绝甘露滋润，

雨后的群山百花争艳；

请不要扯断感情的藤蔓，

让我们共同品尝野葡萄的涩酸……

——我为你采撷一束百合，

让馨香在你的小屋弥漫；

我为你盗得天山灵芝，

让青春伴你永远；

我为你甘愿向嫦娥下跪，

求得桂花露将你装扮……

柳茹将那些小诗一页页展平，积攒。她对小伙子印象蛮好，怀有某种姐弟般的情感。她知道断然拒绝会使小伙子太伤心，但绝不可能让康慨住进她的小店。小伙子太年轻，只有十七岁，嘴角的绒毛还未褪完，单薄得像个小孩子一般。即使生活中没有小杨小潘，柳茹也不可能接纳康慨。闲下心来细想，小伙子肯定受了某种伤害，空虚的心灵想得到某种慰藉——这不是爱，是一种灵魂的变态。小伙子竟然越来越执著，爬上村里的老槐树对着柳茹住的小屋吹起了口琴，吹的仍然是那首老歌：《九九艳阳天》。满村子都能听到康慨的琴声，悠扬的旋律飘进了柳茹的小屋，柳茹坐在小炕上，双手抱膝，想不出办法来把小伙子安慰。柳茹知道这样发展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心里头袭来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必须设法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想不出办法使小伙子迷途知返，柳茹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苦恼使姑娘寝食不安。

公社的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放的是样板戏《沙家浜》。所有的人都拥到打谷场去看阿庆嫂跟刁德一斗嘴，满村空巷。柳茹煮了两个熟鸡蛋用手帕包着，把康慨的小诗卷在一起，在打谷场瞅不见康慨，柳茹知道康慨爱到村西头山坡上的树林里去，顺着山坡一路寻找，小伙子果然就在那里。

天宇晴朗，净无云翳，月光透过树影筛到地上，犹如撒下一片碎银。康慨在草坡上躺着，显得那么憔悴。想不来那么小的孩子竟然早熟，被一种虚拟的爱情缠身。柳茹站在树影里踟躇良久，不知道怎样拯救小伙子走出情感的迷谷。还是康慨先发现了她，蓦然的惊喜使小伙子脸部变形。他跳起来，燕子展翅般张开双臂，似乎要把姑娘抱住。

柳茹本能地后退着，脚下的藤蔓差点把她绊倒，她趑趄着站住。她本来想用温柔的语言将小伙子劝谏，不要把休止符衍变成主旋律，借得观音菩萨净瓶中的几滴甘露，将小伙子枯竭的灵魂拯救。看到康慨柳茹想起了弟弟，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总是没有控制自己的本能。柳茹靠着一棵大树站定，用手把扑上来的小伙子挡回去：康慨，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行不？

小伙子眼光喷火，牢牢地把柳茹锁定：

我叩响你的心扉

我受伤的心灵需要你的安慰；

请收下这只迷途的羔羊，

冬天的草原野狼成群……

柳茹哭笑不得。柳茹没有做诗才能，不知道怎样将这种局面应对。柳茹说出来的话有点干涩：康慨，我有对象了，我的未婚夫在部队当兵，咱们姐弟相称，好不？

康慨朝柳茹跪下了：

柳茹姐姐你的眼光纯洁如水，